

延壽大師與華嚴文化

杭州師範大學 教授

黃公元

摘 要

一、引言。對永明延壽思想與《華嚴經》、華嚴學、華嚴宗的關係，以往不乏有所研究者。而新近發現的北宋靈芝元照重編的《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中，有數處以往所知的延壽傳記行蹟類文獻未見的關於延壽與華嚴文化因緣殊勝的事蹟，由此聯想到延壽其他傳記行蹟類文獻中與華嚴文化相關的事蹟，以及延壽恢宏著述中大量與華嚴思想有關的文字，深感有必要就延壽大師與寬泛的「華嚴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作梳理和探討。

二、傳記行蹟類文獻中延壽與華嚴文化的殊勝因緣。先介紹元照《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中的相關記錄，至少有如下五處：一是延壽出家受戒初期，因讀《華嚴經·淨行品》而七夜忘寢撰《大乘悲智六百願文》。二是延壽常受持《華嚴經》，習海幢比丘般若波羅蜜境界清淨光明三昧。三是延壽在杭州永明院立華嚴堂，日集八十僧供轉一部，自制贊唄。四是延壽敷闡賢首等諸宗經論。五是延壽雕板印施《法界心圖》七萬餘本。這些信息大多為以往所未知，對深化延壽與華嚴文化關係的認識具有重要價值。然後梳理其他諸種延壽傳記類文獻，其中關於延壽與華嚴文化的關係，總的說來皆不如《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來得充分，有些甚至毫無相關記錄。《禪林僧寶傳》、《人天寶鑒》、《永明道蹟》等多種文獻對此有所述及，《智覺禪師自行錄》中更有較充分的記述，但以往對此缺乏應有的關注。而不少延壽傳記類文獻，卻漠視延壽與華嚴文化的殊勝因緣，未曾提及延壽與華嚴文化直接相關的事蹟。這既與《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少為人知有關，也與賢首宗相對衰落不無關係，延壽傳記的眾多作者中幾乎沒有賢首教門下者。

三、延壽大師有關華嚴的著述。從專、兼兩方面扼要介紹延壽有關華嚴文化的著述。專門的、直接以華嚴為題的，即有《華嚴寶印頌》、《華嚴論要略》、《華

嚴十玄門》、《華嚴六相義》、《華嚴禮贊文》、《華嚴感通賦》等六種，如再算上因讀《淨行品》而撰寫的《大悲智願文》，更有七種之多。兼及的則在《宗鏡錄》、《萬善同歸集》、《心賦》、《觀心玄樞》等許多著述中，華嚴思想均有所滲透，《華嚴經》以及杜順、智儼、法藏、澄觀、宗密、傳奧、靈辨、李通玄等華嚴宗祖師與華嚴學者的觀點和論述多有引用，尤其是法藏、澄觀、宗密、李長者的論述，更在延壽著作中有大量引述。所有這些，既體現了延壽於華嚴教廣泛深入了解的淵博知識，也反映了華嚴教對延壽思想與行持有非同一般的深刻影響，而延壽對華嚴教的靈活運用更顯示了其圓融無礙的大智慧。

四、延壽同華嚴文化有關的圓修行持與弘化活動。諸如華嚴堂的設立，《華嚴經》的受持、禮拜、供轉與唱贊，習海幢比丘般若波羅蜜境界清淨光明三昧，依《淨行品》撰願文並日發大願，敷闡賢首宗諸經論，《法界心圖》的雕板印施，在佛學論辯與僧伽教育中發揮賢首宗知法比丘的重要作用，據華嚴「捨別歸總」圓理勸導吳越國主「納土歸宋」，以至所謂延壽「後身」善繼、宋濂與《華嚴經》的因緣，等等，依據能見到的相關資料，從多個方面予以展示。

五、結束語。華嚴思想是延壽諸宗圓融會通思想的重要基石，延壽禪教一致、禪淨融通等思想和行持無不滲透著華嚴思想的影響。延壽大師通過多種方式，對華嚴文化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字：永明延壽、《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設立華嚴堂、印施《法界心圖》、華嚴文化

一、引言

五代至宋初著名高僧、文化巨匠永明延壽（904—906）^①的思想及行持與《華嚴經》、華嚴學、華嚴宗的關係，以往不乏有所研究者。而新近發現的北宋著名高僧靈芝元照重編的《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中，有數處以往所知的延壽傳記行蹟類文獻未見的關於延壽大師與華嚴文化之間因緣殊勝的事蹟，如延壽出家後因讀《華嚴經淨行品》而七夜忘寢撰《大乘悲智六百願文》、在杭州永明院（淨慈寺）立華嚴堂集僧眾供轉《華嚴經》並自制贊唄、雕板印施《法界心圖》七萬餘本等，由此聯想到延壽其他傳記行蹟類文獻中與華嚴文化相關的一些事蹟，以及延壽恢宏著述中大量與華嚴思想有關的文字般若，深感有必要梳理和探討延壽大師與寬泛的「華嚴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此即本文最初的緣起。恰逢華嚴專宗學院舉辦第三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筆者遂以此為論題，撰文響應。

本文以《延壽大師與華嚴文化》為題，是因為這裏不僅涉及到延壽與華嚴學義理之間的關係，還涉及到延壽與華嚴有關的諸多社會文化現象。華嚴文化，這是一個較華嚴學、華嚴宗等相關名相的內含與外延更為寬泛的概念，不僅包括《華嚴經》、華嚴學、華嚴宗、華嚴教、華嚴禪（賢禪關係）、華嚴念佛三昧（賢淨關係）等，還包括一切與華嚴有關的文化現象，如《華嚴經》的供轉唱誦、華嚴類文獻的雕印傳播、華嚴堂（殿）及華嚴塔的構建、華嚴會佛菩薩像的雕造、與華嚴有關的種種傳說等諸多社會文化現象。也就是說，本文所要展示的是延壽大師與寬泛的華嚴文化之間的一系列殊勝因緣，進而探討延壽大師對華嚴文化傳播的貢獻與影響。

二、傳記行蹟類文獻中延壽大師與華嚴文化的殊勝因緣

延壽與華嚴文化的殊勝因緣表現在許多方面，既體現在關於大師的傳記行蹟類文獻中，也體現在大師恢宏的等身著述中。有些一直以來廣為人知、備受稱揚，也有一些一度被後人忘卻或忽視而如今又被重新發現。這裏先把筆者目前所掌握的延壽傳記行蹟類文獻中的有關信息盡可能全面地展示出來。

（一）《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中的相關記錄

《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以下簡稱《永明方丈實錄》），是新近發現的關於延壽生平行蹟的一部宋代文獻，由北宋著名律師靈芝元照（1048—1116）根據先祖

^① 延壽生卒年一般標為 904—975 年，延壽圓寂的開寶八年對應的固然是 975 年，但延壽入滅的具體日期開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相當於西元已是 976 年 1 月 29 日，故這裏標為 904—976 年。

遺文《壽禪師實錄》重加刪治，元照的法孫、杭州北關妙行接待寺僧於南宋紹興三十年（1160）募刻。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部，末後部分有所殘缺。^①《永明方丈實錄》在行拱的刻本之前，元照即鏤板印行過，可惜這一原始版本至今未能發現，很可能已不存於世。

從《永明方丈實錄》署為「靈芝蘭若元照重編」及其序言末後所署「芝園元照敘」，可知元照重編《永明方丈實錄》的時間，當在其駐錫杭州西湖畔靈芝崇福寺（舊址在今錢王祠）期間，約在 11 世紀末到 12 世紀初，故在延壽傳記行蹟類文獻中，雖遲於贊寧的《宋高僧傳》（988）、道原的《景德傳燈錄》（1004）、王古的《新修淨土往生傳》（1084），但早於惠洪的《禪林僧寶傳》（1123），南宋及以後的相關文獻自然就更遲了。^②而且元照所依據的先祖遺文《壽禪師實錄》，顯然在時間上更早。所以《永明方丈實錄》是北宋時編著的關於延壽生平行蹟的極為重要的始源性文獻之一，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只是由於元照文集中失卻此錄，諸種藏經亦未收入此錄，遂致延壽傳記研究及元照研究中，此錄一直未曾得到相關研究者的應有注意。而《永明方丈實錄》中有許多其他延壽傳記行蹟類文獻中所沒有的信息，可以大大豐富對延壽生平行蹟的認識，並糾正以往一些不僅符合實際的說法。^③這裏不擬對此作詳細的論述，僅就與華嚴文化直接有關的事蹟作些介紹與分析。

《永明方丈實錄》中延壽與華嚴文化直接相關的事蹟，至少有如下五處：

一是延壽出家受戒初期，「纔登戒品，持守清嚴，因讀《華嚴經淨行品》云：

^① 關於《永明方丈實錄》行拱刻本的發現及其分析，參見定源〈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吳越佛教》第八卷，頁 546—559。行拱是被無為子楊傑稱為「喻彌陀」的思淨律師（1068—1137）的弟子，思淨是接待寺的開山，依元照祝髮，並隨之學律，故行拱乃元照之法孫，由他募刻師祖的《永明方丈實錄》，順理成章。

^② 關於其他延壽傳記行蹟類文獻的問世時間，參考釋智學《永明延壽傳記研究》，《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③ 試舉一例，《永明方丈實錄》之外的所有其他延壽傳記行蹟類文獻，皆說延壽在天臺山修學成就後廣開法化是從雪竇山開始的。《永明方丈實錄》中則有延壽到雪竇山之前即已開始弘化的行蹟記錄：「往句章慈溪西峰院，發揚祖道，四方禪學奔赴如歸。續有檀信，請住護國華嚴院。未及半載，又入四明山梨州院，慕法者不遠千里，追隨不舍。」由此可見，延壽廣開法化從雪竇山開始的說法是不準確的。而且在延壽往慈溪之前，《永明方丈實錄》中還有「振錫金華天柱山，誦經三載。次詣東陽雙林寺，披尋大藏」的記載，這也是所有其他延壽傳記行蹟類文獻未曾述及的（有的傳記雖也述及延壽在金華天柱峰誦經三載，但所誦之經往往記作《法華經》，而《永明方丈實錄》未具體標明某一部經，有可能並不限於一部經）。據此，延壽後來之所以能在融通禪教等方面作出巨大貢獻，就有了可靠的史料依據，正是延壽在天臺山禪悟之後，有此「誦經三載」、「披尋大藏」的經歷，奠定了他成為教海大通家的堅實基礎。這對理解延壽融會諸宗之特色的形成，具有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

若諸菩薩善用其心，即獲一切勝妙功德。又聞佛言：不發大願是菩薩魔事。遂七夜忘寢，撰《大乘悲智六百願文》，代為眾生日發一遍。」^①

二是「師常受持《華嚴經》，習海幢比丘般若波羅蜜境界清淨光明三昧。」

三是延壽居杭州永明院大開法化期間，「立華嚴堂，日集八十僧，供轉一部，自制贊唄。」

四是述及延壽所敷闡的經典時，特別提到「天台、賢首等諸宗經論。」

五是所記錄的延壽雕板印施的佛教經像中，提及延壽「開《法界心圖》板，印七萬餘本，展轉遍施，勸誘於人。」^②

由於國家圖書館所藏之《永明實錄》乃殘本，末後有所缺失，是否還有延壽與華嚴文化相關的其他信息，雖不得而知，但還有的可能性很大。不過，僅就此五處而言，即已表明延壽與華嚴文化之因緣甚為殊勝而深厚。而這些信息，除第一處在曇秀《人天寶鑒》、行明《智覺禪師自行錄》中有所述及，第二處中「受持《華嚴經》」在《智覺禪師自行錄》中有所體現外，另幾處在其他延壽傳記行蹟類文獻中卻均無相應記錄。故《永明方丈實錄》對全面認識延壽與華嚴文化的關係，有其特別重要的史料價值。尤其是立華嚴堂集僧供轉《華嚴經》，此乃延壽大師圓修行持中重視華嚴頗富特色的一種修為，與延壽誦持《法華經》、建法華懺堂等修為，可謂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而延壽的不少傳記資料，尤其是遲出的那些，往往突出彰顯延壽行持中與《法華經》的殊勝因緣，而延壽與《華嚴經》的勝緣卻被明顯低估和淡化了。其原因何在？這裏暫不展開，留待下文再作分析。

元照是北宋最有成就和影響的以律淨兼弘著名的南山律宗高僧，他與延壽一樣是杭州人，又長期以杭州為基地弘法利生，還見到過先祖遺文《壽禪師實錄》，對延壽最為推崇，只是由於「舊本繁瑣，不足可觀」，纔「重加刪治，鏤板流行」。所以，《永明方丈實錄》應該說是很可靠的延壽行蹟的早期實錄。為了說明這一點，不妨將《永明方丈實錄》正文之前元照所撰的《壽禪師實錄序》照錄於下：

佛始出世，化行西竺，乃當此土姬周之歲時滅後千年。至後漢明帝時，摩騰、法蘭初至此方，其化但行於關輔河洛而已。又數百年，至三國時，僧

^① 轉引自釋定源〈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所附之《永明方丈實錄》，《吳越佛教》第八卷，頁 557。其中〈大乘悲智六百願文〉，在《智覺禪師自行錄》所列的延壽著述目錄中簡稱為〈大悲智願文〉。

^② 第二、三、四、五處所引之文字，均見釋定源：〈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所附之《永明方丈實錄》，《吳越佛教》第八卷，頁 558—559。

會來吳，始流於荆楚耳。東南二浙，雖有佛祠，而未甚興振。逮於唐末五代，錢氏武肅據有吳越，大崇佛事，寺院不下數千，僧尼無慮數萬。此時多諸僧傑，輔翊王化，如天台韶國師、陸蓮巖禪師、永明壽禪師、彙征、希覺、贊寧等，皆王公師敬，名冠一時。其間善巧提誘，唯壽禪師最有力焉。予竊謂當時一會名賢，將非大權示現，共揚佛化於此一方乎。是以方今天下言佛法之盛，無出浙右者蓋此也。予嘗於先祖遺文中，得《壽禪師實錄》，觀其奧學峻行，遠識大度，實吾門真善知識，末世四依大士。惜乎斯文不傳於世，但舊本繁瑣，不足可觀，故重加刪治，鏤板流行，千載之下，得不為宗師之衡鑒歟。芝園元照敘。^①

由此可知，《壽禪師實錄》在北宋前期即已編成，只是不傳於世，且比較繁瑣。在吳越諸僧傑中，元照最為服膺與推崇延壽大師，明確指出「善巧提誘，唯壽禪師最有力」，並盛贊延壽「實吾門真善知識，末世四依大士」，評價可謂高矣。因此，元照要對《壽禪師實錄》「重加刪治，鏤板流行」，以為後世「宗師之衡鑒」。元照之苦心孤詣，為其法裔所領會並繼承，故南宋初遂有接待寺僧行拱的募刻本問世。惜乎後來《永明方丈實錄》亦「不傳於世」，幾被隱匿了近千年。如今幸得定源法師將其從館藏中發掘出來，再次公之於世，此亦延壽的思想行持於今日佛教之發展有重要指導意義的因緣所致。就華嚴文化而言，《永明方丈實錄》重現於世，也表明延壽與華嚴文化的因緣應該予以進一步彰顯，乃是以圓融為顯著特色的延壽思想與華嚴文化於當今世界具有巨大價值和特殊意義的一種顯現。

（二）其他延壽大師傳記行蹟類文獻中的相關記錄

雖然其他延壽大師傳記行蹟類文獻中與華嚴文化直接相關的記錄，不如《永明實錄》來得充分，但也不是沒有任何記錄，如惠洪《禪林僧寶傳》、曇秀《人天寶鑒》等也有所述及，特別是行明記錄整理的《智覺禪師自行錄》中，更有較充分的記錄與展現。

《智覺禪師自行錄》（以下簡稱《智覺自行錄》），一般均標為宋釋文冲重校編集，其實是延壽剃度弟子行明禪師根據恩師所述記錄整理的，故被明確列入延壽六十一本著述之中。^②《智覺自行錄》既然被歸入延壽著述之列，其可信度自然是

^① 轉引自釋定源〈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所附之《永明方丈實錄》，《吳越佛教》第八卷，頁556—557。

^② 行明禪師（？—1001），杭州人，依延壽剃度，為德韶法嗣，故與延壽既是師徒，也是法兄弟，是延壽在永明院廣開法化的得力助手；延壽示寂後，吳越王令其住持六和塔院開化寺，後宋太宗賜

絕對沒有問題的。而其中所錄與華嚴文化相關的行蹟亦有多處，恰可與《永明方丈實錄》的有關內容，相互印證。

《智覺自行錄》乃是最早記述延壽與華嚴文化勝緣的行蹟類文獻，其所錄之延壽常行的一百八件佛事中，與華嚴文化直接有關的事蹟，至少有如下四處：

一是「第八。每日常讀《大方廣佛華嚴淨行品》，依文發一百四十大願，普令一切法界眾生，見聞之中，皆得入道。」^①

二是「第十三。自制《大乘悲智六百願文》，每日普為一切法界眾生，發願禮拜。」^②

這與前述《永明方丈實錄》中的第一處引文相聯係，延壽自制《大乘悲智六百願文》，當與讀《華嚴經淨行品》直接有關。再與上述第八件佛事聯系起來，可知延壽不僅出家初期讀誦過《淨行品》，對他發菩提心與悲智大願具有深刻影響，而且後來還每日常讀《淨行品》，並發大願普皆回向一切法界眾生。

三是「第二十二。午時，禮《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藏，普願一切法界眾生，入緣起性德之門，遊毗盧大願之海。」^③

這表明，延壽不僅常讀《華嚴經》，尤其是《淨行品》，而且常常禮拜《華嚴經》，《華嚴經》的誦持禮敬與發願回向，成為延壽日常功課中的重要內容。

四是「第一百八。常纂集制作祖教妙旨《宗鏡錄》等，法施有情，乃至內外搜揚，寄言教化，共六十一本，總一百九十七卷。…」^④

延壽不僅讀誦禮敬《華嚴經》，而且撰有不少與華嚴相關的著作。《智覺自行錄》所列之延壽著述目錄中，直接以華嚴為題的，即有《華嚴寶印頌》三卷、《華嚴論要略》一卷、《華嚴十玄門》一卷、《華嚴六相義》一卷、《華嚴禮贊文》一卷、《華嚴感通賦》一道等，共六種八卷。如再加因讀《華嚴經淨行品》而撰寫的《大悲智願文》（當是《大乘悲智六百願文》的簡稱）一卷，更有七種九卷。更何況，其《宗鏡錄》、《萬善同歸集》、《心賦》、《觀心玄樞》、《唯心訣》等不少名著，均與《華嚴經》及華嚴學密切相關。是知延壽大師對《華嚴經》與華嚴教的高度重

號「傳法大師」，世稱開化行明或傳法行明，《景德傳燈錄》有其傳記。《智覺禪師自行錄》序中曰：「是以行明因示誨次，遂請問所行，或因師自說，編紀二三。既自治之行可觀，則攝化之門弗墜，有斯益故，乃敢敘焉。今具錄每日晝夜中間總行一百八件佛事，具列如後。」（《叢續藏經》冊 111，頁 154 下 1—4）可見《智覺禪師自行錄》實乃延壽自述、行明記錄整理的。

① 《智覺禪師自行錄》，《叢續藏經》冊 111，頁 155 上 17～下 1。

② 《智覺禪師自行錄》，《叢續藏經》冊 111，頁 156 下 18—157 上 1。

③ 《智覺禪師自行錄》，《叢續藏經》冊 111，頁 157 下 2—4。

④ 《智覺禪師自行錄》，《叢續藏經》冊 111，頁 165 下 15—17。

視，是不言而喻的。有意思的是，在其六十一本著述中，直接以法華為題的，僅有《法華靈瑞賦》一道，雖然《智覺自行錄》中與《法華經》直接相關的行持還有四件。^①這裏似乎透露出這樣的信息：在實際行持上，延壽對華嚴與法華是同樣重視的，甚至可以說與法華的關聯更多一些；而在佛教義理方面，他雖然圓融看待華嚴與法華，但對華嚴顯然著力更多，華嚴教對他思想體系的影響更為深刻，故相關著述也就更加豐富多彩。

《智覺自行錄》裏除了上述直接與華嚴文化有關的四件佛事外，在其他不少佛事中也無不滲透著華嚴的圓融精神。禮敬諸佛、稱贊如來、廣修供養、懺悔業障、隨喜功德、請轉法輪、請佛住世、常隨佛學、恒順眾生、普皆回向等普賢十大願王，在延壽所常行的一百八件佛事中均有所表現，有的方面（如禮佛、贊佛、懺悔、供養、誦經持咒、發願回向、法施教化等）還表現得非常突出。可以說，《智覺自行錄》所述延壽大師的種種佛事修為，正是《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在延壽自身行持中無不得到具體落實的生動體現。

《智覺自行錄》之外，述及延壽與華嚴文化直接相關行蹟的傳記類文獻，還有《禪林僧寶傳》、《人天寶鑒》、《釋門正統》、《武林西湖高僧事略》、《蓮宗寶鑒》、《淨土指歸集》、《指月錄》、《永明道蹟》、《西舫彙征》、《淨土聖賢錄》等多種。

惠洪（1071—1128）的《禪林僧寶傳》，是元照《永明方丈實錄》之後最早述及延壽與華嚴宗等教下三宗關係的傳記類文獻。該書「永明智覺禪師」部分，有這樣一段文字：

智覺以一代時教，流傳此土，不見大全。而天臺、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為重閣，館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設難，至波險處，以心宗旨要，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為一百卷，號《宗鏡錄》。天下學者傳誦焉。^②

惠洪《林間錄》中也有類似的文字，如：

^① 這四件佛事是：「第一。一生隨處常建法華堂，莊嚴淨土。」「第六。每日常念《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逐品。……」「第十五。晨朝，禮《妙法蓮華經》真淨妙法，普願一切法界眾生，同證法華三昧，咸生彌陀淨方。」「第八十四。普為一切法界眾生，晝夜六時，別置香花，供養《妙法蓮華經》，同悟究竟一乘，咸證法華三昧。」

^② 惠洪《禪林僧寶傳》，《卍續藏經》冊 137，頁 479 上 14—下 1。這在現存《永明方丈實錄》中倒未見，但因是殘本，故難下《永明方丈實錄》中並無此說的結論，缺損的部分或許會有相關的內容。

予嘗遊東吳，寓於西湖淨慈寺。寺之寢堂東西廡建兩閣，甚崇麗。寺有老衲謂予言：永明和尚以賢首、慈恩、天臺三宗互相水炭，不達大全，故館其徒之精法義者於兩閣，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和尚則以心宗之衡准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之旨，為書一百卷，傳於世，名曰《宗鏡錄》。其為法施之利，可謂博大殊勝矣。^①

惠洪的這一說法，此後廣泛流傳，為南宋曇秀《人天寶鑒》、宗鑒《釋門正統》、元復、元敬《武林西湖高僧事略》、元代普度《蓮宗寶鑒》、明代大佑《淨土指歸集》、瞿汝稷《指月錄》、大壑《永明道跡》、清代瑞璋《西舫彙征》、彭希涑《淨土聖賢錄》等所採用。其中有基本照抄《禪林僧寶傳》中有關文字的，如《指月錄》；^②也有對具體文字另行組織的，大多比惠洪的要簡練一些，試舉幾例：《釋門正統》云：「在淨慈慨天臺、賢首、慈恩互相同異，建閣於寢堂兩廡，館其徒精法義者，博閱義海，更相質問，而以心宗之衡準平之。集大乘經論六十餘部，西天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之旨，為《宗鏡錄》一百卷。」^③《武林西湖高僧事略》曰：「著《宗鏡錄》百二十卷，以會天臺、賢首、慈恩異同之弊。」文末贊詞中還有「我以一鏡，照彼三宗」句。^④《西舫彙征》云：「以天臺、賢首、慈恩三宗互有同異，乃館其徒之知法者，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師以心宗之衡準平之。」^⑤《蓮宗寶鑒》僅此一句：「會三宗師德，制《宗鏡錄》一百卷。」^⑥《淨土指歸集》也只一句：「延三宗學者，會同諸說，為《宗鏡錄》一百卷。」^⑦《淨土聖賢錄》亦僅一句：「著《宗鏡錄》一百卷，會天臺、賢首、慈恩異同之旨。」^⑧如此等等。

南宋曇秀《人天寶鑒》的最後一則「永明壽禪師」，有較長的一段文字述及延壽與華嚴文化的因緣：

^① 惠洪《林間錄》，《卮續藏經》冊 148，頁 645 下 10—16。

^② 瞿汝稷《指月錄》中的有關文字，見《卮續藏經》冊 143，頁 554 上 3—8。

^③ 宗鑒《釋門正統》，《卮續藏經》冊 130，頁 899 下 2—6。

^④ 元復、元敬：《武林西湖高僧事略》，《卮續藏經》冊 134，頁 473 上 14—18。這裏的「《宗鏡錄》百二十卷」有誤，「以會天臺、賢首、慈恩異同之弊」的表述也不夠準確。

^⑤ 瑞璋《西舫彙征》，《卮續藏經》冊 135，頁 487 下 17—18。

^⑥ 普度《蓮宗寶鑒》，《卮續藏經》冊 108，頁 53 下 9。

^⑦ 大佑《淨土指歸集》，《卮續藏經》冊 108，頁 134 下 18。

^⑧ 彭希涑《淨土聖賢錄》，《卮續藏經》冊 135，頁 243 上 9—10。

偶讀《華嚴》至「若諸菩薩不發大願是菩薩魔事」，遂撰《大乘悲智願文》，代為群迷日發一遍。……著《宗鏡》一百卷。寂音曰：切嘗深觀之，其出入馳驚於方等契經者六十本，參錯通貫此方異域聖賢之論者三百家。領略天臺賢首而深談唯識，率折三宗之異義，而要歸於一源。故其橫生疑難則鉤深蹟遠，剖發幽翳則揮掃偏邪，其文光明玲瓏縱橫放肆，所以開曉自心成佛之宗，而明告西來無傳之的意也。^①

曇秀的這段文字，其實說了二件事。前者是綜合了《永明方丈實錄》與《智覺自行錄》中的相關內容，^②但「偶讀」二字顯然不太確切，與元照與行明的表述不盡相同，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延壽與華嚴文化的深厚因緣。後者則沿襲了惠洪《禪林僧寶傳》與《林間錄》中的說法。

晚明「永明嗣法雲孫」大壑所編《永明道蹟》中，除在正文中有「會三宗師德，集《宗鏡錄》一百卷」一句外，在述及著名的關於「永明旨」的機鋒語錄之後的贊辭中，還有如是一段文字：「傳如述紫柏大師言：古今禪教相非，性相相忌久矣。唯壽師《宗鏡錄》括三藏，會五宗，故其卷以百計，學者多望洋。觀師升坐，直拈西子一湖，擲向當臺。風動波起，日照明生。道是禪是教，是性是相，比量非比量，唯識非唯識？一涉擬議，便入黑山鬼窟，非永明旨矣，況諸宗義學筌蹄乎！後之覽《宗鏡》者，具只眼始得。古之伯牙絕弦，匠石輟斤，讀斯語不能不為二師感也。」^③特別有意思的是，《永明道蹟》還記述了延壽圓寂數百年後轉世的「後身」元代善繼禪師、明初宋濂大學士與華嚴的勝緣。這是延壽大師與華嚴文化關係的一種特殊表現，也是華嚴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種文化現象。這裏暫不展開，容後再作進一步的分析。

另外，元代熙仲的《歷朝釋氏資鑒》，雖無延壽與華嚴文化直接相關事蹟的記載，但在述及高麗國聞延壽之名而遣僧問道、敘禮賜物、彩畫中國圖本、高麗僧受法歸國各化一方等史實後，有這樣一段有趣的文字：「國主玉徽，常看《華嚴經》，願生中國。一夜夢到中華，所歷界界，皆如其圖。覺而述偈曰：惡業因緣近契丹，

^① 曇秀《人天寶鑒》，《卍續藏經》冊 148，頁 141 下 4—13。

^② 曇秀在此則最後標明資料來源為「《實錄》等」，此《實錄》當為《永明方丈實錄》，因《人天寶鑒》關於延壽籍貫丹陽而出生於錢唐的說法，亦與《永明方丈實錄》吻合，曇秀編撰《人天寶鑒》，顯然參考了《永明方丈實錄》。

^③ 大壑《永明道蹟》，《卍續藏經》冊 146，頁 981 上 11—18。

一年朝貢幾多般。夢中忽到中華地，可借（惜）中宵漏滴殘。」^①這就與華嚴文化又有了聯係，而且透露了這樣的信息，常看《華嚴經》願生中國的高麗國主，其所以對延壽特別青睞，顯然同延壽思想與華嚴思想多有契合不無聯係，延壽的高麗弟子歸國後能各化一方大有作為，很可能同高麗重視《華嚴經》也有一定關聯。

遺憾的是，不少延壽的傳記類文獻，似乎漠視了延壽與華嚴文化的殊勝因緣，未曾提及延壽與華嚴文化直接關聯的事蹟。其中既有北宋時在《永明方丈實錄》之前早出的《宋高僧傳》、《景德傳燈錄》和《新修往生傳》，也有在《永明方丈實錄》之後的諸多延壽傳記，如南宋的《聯燈會要》、《龍舒淨土文》、《五燈會元》、《樂邦文類》、《法華經顯應錄》、《五家正宗贊》、《佛祖統紀》，元代的《佛祖曆代通載》、《釋氏稽古略》、《新修科分六學僧傳》，明代的《神僧傳》、《諸上善人詠》、《禪門正脈》，清代的《角虎集》、《淨土晨鐘》、《淨土全書》等等。其原因何在？竊以為一種可能是同入宋以後禪宗、淨土宗、天臺宗較為興盛，而賢首宗較為衰落有一定關係。綜觀延壽諸多傳記資料的編撰者，除贊寧、元照兩位律僧外，基本上是禪宗（如道原、悟明、普濟、念常、曇噩、濟能等）、淨土宗（如王古、王日休、周克複、俞行敏等）、天臺宗（如宗曉、志磐、宗鑑等）的僧人或居士，幾乎沒有賢首宗的，如此則延壽與華嚴文化的關係未能受到應有的關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還有一個原因，則與後人對《智覺自行錄》重視不夠、《永明方丈實錄》（包括此前的《壽禪師實錄》）甚少流傳以至失傳有關，兩部文獻中有關延壽與華嚴文化相關的事蹟也就淡出人們的視野了，而這又同前一個原因有著必然的聯係。

三、延壽大師有關華嚴教的著述

相對於延壽傳記中與華嚴文化有關的行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淡化與漠視，延壽重視華嚴教的義理探究及實際運用，尤其是延壽的華嚴思想，還是較受關注的。因為延壽不僅有多種直接與華嚴相關的著述，而且華嚴圓理滲透於其《宗鏡錄》等一系列著述之中，《華嚴經》與華嚴教是延壽融合會通思想體係的主要基石。

綜觀延壽有關華嚴文化的著述，包括專論、兼及兩個方面。

專門的、直接與華嚴有關的，前面已經述及，按《自行錄》第一百八件佛事中的著述目錄所列，以華嚴為題的即有《華嚴寶印頌》、《華嚴論要略》、《華嚴十玄門》、《華嚴六相義》、《華嚴禮贊文》、《華嚴感通賦》等共六種，如再算上因讀《華嚴經淨行品》而撰寫的《大悲智願文》，更有七種之多。令人遺憾的是，這些

^① 熙仲《曆朝釋氏資鑒》，《卍續藏經》冊 132，頁 169 下 17—170 上 2。

專門的華嚴著述，已基本不存。很長時間裏還以為這七種著作均已佚失，後來幸得有心人在《全唐文》、《全宋文》中發現了《華嚴感通賦》，^①總算稍稍彌補了一些缺憾。延壽《感通賦序》概括五道《感通賦》的要旨時曰：「《華嚴感通賦》者，性海無盡之門，法界圓融之旨。」這其實也可以說是延壽對《華嚴經》與華嚴教要旨的概括。賦文中列舉大量感通靈驗事蹟，盛贊華嚴教、法界宗為「華嚴至教，無盡圓宗」、「法界圓宗，真如榜樣」。^②王翠玲的〈《華嚴感通賦》初探〉，探討了延壽所認知的《華嚴經》及其宗教效應、華嚴信仰，對解讀延壽的《華嚴感通賦》頗有幫助。^③其他六種，因尚未發現，雖其具體內容難以妄測，但據其題目大致可窺知涉及華嚴義理的闡釋探究與實際行持中的頌贊儀範等多個方面，其中的《華嚴禮贊文》，很可能就是延壽立華嚴堂時所作。

非專論華嚴而兼及華嚴的著述則更多。《宗鏡錄》、《萬善同歸集》、《唯心訣》、《觀心玄樞》、《心賦》（及注）等延壽許多著述之中，華嚴思想無不有所滲透，有些著作就是以華嚴教理為主要依據的；《華嚴經》以及杜順、智儼、法藏、澄觀、宗密、傳奧、靈辨、李通玄等華嚴宗祖師與華嚴學者的觀點和論述多有引用，尤其是法藏、澄觀、宗密、李長者的論述，更是在延壽的著作中有大量引述。延壽富有特色的諸宗會通思想，正是以華嚴圓教為主要基石的。這已引起研究者的關注，並有不少相關成果問世。因此，盡管這是延壽與華嚴教關係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論題，但本文不打算以此為重點，只是從延壽有關著述的文字中，隨舉若干例證，以窺一斑而已。

延壽以詩人情懷與手筆直抒其「一心」思想的《唯心訣》，開首即曰：

詳夫心者，非真妄有無之所辨，豈文言句義之能述乎。然眾聖歌詠，往哲詮量，非不洞明，為物故耳。是以千途異說，隨順機宜，無不指歸一法而已。故《般若》唯言無二，《法華》但說一乘，《思益》平等如如，《華嚴》純真法界，《圓覺》建立一切，《楞嚴》含裹十方，《大集》染淨融通，《寶積》根塵混合，《涅槃》咸安秘藏，《淨名》無非道場。統攝包含事無不盡，

^① 延壽以賦的體裁所作的文字般若，按《自行錄》記述，共有七種，包括《心賦》、《愁賦》及五道《感通賦》（《華嚴感通賦》、《金剛證驗賦》、《觀音靈驗賦》、《法華靈瑞賦》、《神棲安養賦》），除《愁賦》尚未發現外，均已發現，或收錄在藏經，或收錄在《全唐文》、《全宋文》；劉澤亮點校整理的《永明延壽禪師全書》之下冊，錄有《心賦》和五道《感通賦》以及置於《華嚴感通賦》前的《感通賦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3月。

^② 延壽《華嚴感通賦》，《永明延壽禪師全書》下冊，頁1952。

^③ 王翠玲〈《華嚴感通賦》初探〉，《成大中文學報》第19期，頁125—164。

籠羅該括理無不歸。是以一法千名，應緣立號，不可滯方便之說，迷隨事之名。^①

《唯心訣》是延壽較早的著作，其融會諸說、指歸一法（即一心為宗）的思想已經形成。「《華嚴》純真法界」，既是諸說之一，也是其「指歸一法」的基本依據。只是在這五千餘字的《唯心訣》中，因體裁之故未及引經據典地進行考釋。

此後在百科全書式的巨著《宗鏡錄》中，延壽則廣引經論，詳加考釋，不止一次明確表述了「教依華嚴」的基本觀點。諸如：

卷一「標宗章」中說「宗體」時，延壽即曰：

諸聖賢所立宗體者，杜順和尚依《華嚴經》立自性清淨圓明體。此即是如來藏中法性之體。從本以來性自滿足，處染不垢修治不淨，故云自性清淨。性體遍照而無幽不矚，故曰圓明。又隨流加染而不垢，返流除染而不淨。亦可在聖體而不增，處凡身而不減。雖有隱顯之殊，而無差別之異，煩惱覆之則隱，智慧了之則顯，非生因之所生，唯了因之所了。斯即一切眾生自性之體，靈知不昧，寂照無遺。非但華嚴之宗，亦是一切教體。

卷六中談「宗趣」時，延壽如是云：

法藏法師依《華嚴經》立因果緣起理實法界以為宗趣。……以華嚴之實教總攝群經，標無盡之圓宗能該萬法，可謂周遍無礙自在融通，方顯我心能成宗鏡。^②

卷三十四中，延壽再一次明示《宗鏡錄》「教依華嚴，宗依達摩」：

若依教是華嚴，即示一心廣大之文。若依宗即達摩，直顯眾生心性之旨。如宗密禪師，立三宗三教，和會祖教，一際融通。^③

^① 延壽《唯心訣》，《大正藏》冊 48，頁 993 下 14—23。

^② 延壽《宗鏡錄》，《大正藏》冊 48，頁 448 下 1—24。

^③ 延壽《宗鏡錄》，《大正藏》冊 48，頁 614 上 16—18。

卷一百中在釋疑時，延壽如是曰：

今《宗鏡》所錄，皆是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隨聞一法盡合圓宗，實可以斷深疑成大信。如《清涼記》云：謂聞空莫疑斷，是即事之空非斷滅故。聞有莫疑常，非定性有從緣有故。聞雙是莫疑兩分，但雙照二諦無二體故。聞雙非莫疑無據，以但遮過令不著故。又聞空莫疑有，是即有之空故。聞有莫疑空，是即空之有故。聞雙是莫疑雙非，是即非有無為有無故。聞雙非莫疑雙是，是即有無方是非有無故。是知，諦了一心群疑頓斷，則有不能有，空不能空，凡不能凡，聖不能聖，豈世間言語是非之所惑哉。^①

上述四段引文，所依皆是華嚴宗祖師的法語，是知延壽《宗鏡錄》核心思想的基本依據，即是《華嚴經》與華嚴教。《宗鏡錄》中類似的說法，以及引自《華嚴經》和華嚴宗諸祖師與其他華嚴學者的論述，還有許多，不勝枚舉。現當代有些學者曾做過《宗鏡錄》中華嚴思想資料的梳理與研究，可供參考。^②

《宗鏡錄》如此，《萬善同歸集》亦如是。卷上第一個問答中，延壽即明確指出：

若華嚴圓旨，具德同時，理行齊敷，悲智交濟。是以文殊以理印行，差別之義不虧。普賢以行嚴理，根本之門靡廢。^③

卷下就「理事無闕，萬事圓修，何教所宗？」的問題，延壽答曰：

法性融通隨緣自在，隨舉一法萬行圓收，即華嚴所宗，圓教所攝。^④

《萬善同歸集》中類似的說法，以及引自《華嚴經》和華嚴宗諸祖師與其他華嚴學者的論述，也有不少，恕不多舉。是知，華嚴教也正是延壽六度萬行會歸於一心的「萬善同歸」思想與行持的主要依據。

《觀心玄樞》中，延壽亦大量運用華嚴的義理與方法，如曰：「或花嚴四觀，

^① 延壽《宗鏡錄》，《大正藏》冊 48，頁 954 上 12—23。

^② 鎌田茂雄曾從《宗鏡錄》中鈔出與華嚴宗有關的資料有一百多頁，《禪藉內華嚴資料集成》，頁 94—199；冉雲華撰有〈宗鏡錄中所見的華嚴思想〉，收於《華嚴學論集》頁 41—49。

^③ 延壽《萬善同歸集》，《大正藏》冊 48，頁 958 下 7—10。

^④ 延壽《萬善同歸集》，《大正藏》冊 48，頁 992 上 6—9。

普賢十觀，乃至絕觀，皆不離心，而得成就。」^①還用不小的篇幅述及觀心與華嚴十波羅蜜的關係。^②

可見，在延壽那裏，華嚴法界觀與廣行華嚴十波羅蜜，是觀心行持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心賦》及其注中，延壽同樣大量引用《華嚴經》和華嚴宗諸祖師與其他華嚴學者的論述。賦中出自華嚴教的，隨舉一例，如「十玄門之資糧，無窮無盡；六相義之融通，不斷不常。」^③注中引用的華嚴著述甚多，隨舉幾例，如法藏《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華嚴策林》、《華嚴義海百門》、《華嚴發菩提心章》、《大乘起信論義記》，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原人論》、《注華嚴法界觀門》、《圓覺經略疏》，慧苑《新譯華嚴經私記音義》，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清涼疏》）、《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華嚴經略策》，李通玄《新華嚴經論》，傳奧《華嚴經錦冠鈔》等等，有的引用還不止一處，甚至多達數十處。^④

延壽引用的華嚴著述，有的已經佚失，延壽的引文使後人得以窺見這些著述的一斑，不僅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還有重要的資料價值。這些已佚的著述，有傳奧的《華嚴錦冠》及五臺山系華嚴思想的早期人物靈辨和尚的《華嚴論》和解脫和尚的傳記資料。傳奧的《華嚴錦冠》乃對宗密著作的解釋，在《宗鏡錄》及《注心賦》中皆有多次引述。靈辨《華嚴論》，在《宗鏡錄》中有二處引文（分別在卷二十五与卷九十八中），解脫和尚依華嚴作佛光觀的事蹟，見《宗鏡錄》卷九十八。

從延壽對諸多華嚴祖師與華嚴學者著述的大量引用，既體現了他於華嚴教有廣泛深入了解的淵博知識，也反映了華嚴教對他的思想與行持有非同一般的深刻影響，而他對華嚴教出神入化的靈活運用更顯示了其圓融無礙的無上智慧。

四、延壽大師同華嚴文化有關的圓修行持與弘化活動

延壽大師不僅在佛學義理的闡釋方面具有「教依華嚴」而融會諸宗的明顯特色，而且在實際修持與法化活動方面與華嚴文化也有廣泛而密切的聯係。這種聯係，既表現在依華嚴教的圓融精神而圓修諸法、廣弘諸宗的實際行持中，還體現

^① 延壽《觀心玄樞》，《永明延壽禪師全書》下冊，頁 1670；花嚴四觀與普賢十觀，即是華嚴教的觀心法。絕觀，則是牛頭法融《絕觀論》所述觀心法。

^② 延壽《觀心玄樞》，《永明延壽禪師全書》下冊，頁 1685—1687；延壽闡釋了以下十個方面：「若不觀心，何以行施？何以持戒？何以忍辱？何成精進？何成禪定？何成般若？何成方便？何成大願？何以成力？何以成智？」

^③ 延壽《心賦注》，《永明延壽禪師全書》下冊，頁 1734。

^④ 這裏參考了《永明延壽禪師全書》中《注心賦》有關引文的腳注。

在諸多直接與華嚴文化有關的活動中。他禪教律淨會通的思想，落實在他的行持中，便是禪教律淨兼行。就其同華嚴的關係而言，則具體表現為禪賢融通的華嚴禪和賢淨融通的華嚴念佛三昧，以及形式多樣的直接與華嚴文化有關的諸種活動。相對於延壽佛學思想與華嚴教的因緣較受後人關注，這方面的活動在以往的研究中則缺乏必要的關注，有的甚至完全被漠視了。所以，這裏主要依據《永明方丈實錄》和《智覺自行錄》，並結合其他一些相關資料，對此做些初步探析。

延壽直接與華嚴文化有關的形式多樣的諸種活動，除上面提到的華嚴著述外，主要還有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華嚴堂的設立。

延壽一生隨處常建法華堂，代為眾生修法華懺，廣為人知，備受贊揚。^①而延壽立華嚴堂，以往卻鮮為人知，幾乎完全被遺忘了。值得慶幸的是，《永明方丈實錄》中的相關記載，保存了延壽這一重要行蹟的曆史記憶。延壽在永明院「立華嚴堂，日集八十僧，供轉一部，自制贊唄」這段文字，反映了延壽高度尊崇《華嚴經》並落實於日常修行法事之中的一個重要側面。延壽為此設立專門的堂口，每日集合八十位僧人，供轉一部，且自制贊唄。由此可以想見，華嚴堂的法事莊嚴隆重富有特色，八十僧之數，表明供轉的經典很可能是八十《華嚴》，自制的贊文（很可能就是《華嚴禮贊文》）與梵唄，優美而動聽，唱誦利人天。這裏透露了延壽重視佛教梵唱音樂功德的信息，其他傳記類文獻中是沒有相關記載的。可惜未見延壽自制贊唄流傳下來的相關資料。

二是《華嚴經》的經常受持和虔誠禮拜。

對此，不僅《永明方丈實錄》中有記載：「師常受持《華嚴經》，習海幢比丘般若波羅蜜境界清淨光明三昧。」^②《智覺自行錄》裏亦有類似的記錄，第二十二件佛事即是「午時。禮《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藏，普願一切法界眾生，入緣起性德之門，遊毗盧大願之海。」^③但因《永明方丈實錄》長期不為人知，《智覺自行錄》又未得到應有重視，故延壽這方面的行持，與廣為傳播的延壽經常誦持和虔誠禮拜《法華經》的事蹟相比較，未能得到應有的彰顯。《永明方丈實錄》的重新發現，與《智覺自行錄》的相關記錄，正可以相互印證。若再與上述的「立華

^① 《智覺自行錄》的第一、第二件佛事即是建法華堂，修法華懺，其他延壽傳記文獻也都有類似記錄。

^② 轉引自釋定源〈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所附之《永明方丈實錄》，《吳越佛教》第八卷，頁 558。

^③ 《智覺禪師自行錄》，《卮續藏經》冊 111，頁 157 下 2—4。

嚴堂」結合起來，延壽不僅自己受持禮拜《華嚴經》，而且組織僧眾在華嚴堂日日供轉梵唱，法事的主要內容顯然也是受持和禮拜《華嚴經》，足見在佛教修行實踐中延壽對《華嚴經》也是高度重視的。

三是依《淨行品》撰六百願文並日發大願。

這一點在《智覺自行錄》中有兩處記載：「第八。每日常讀《大方廣佛華嚴淨行品》，依文發一百四十大願，普令一切法界眾生，見聞之中，皆得入道。」^①「第十三。自制《大乘悲智六百願文》，每日普為一切法界眾生，發願禮拜。」^②《永明方丈實錄》中的相關文字「纔登戒品，持守清嚴，因讀《華嚴經淨行品》云：若諸菩薩善用其心，即獲一切勝妙功德。又聞佛言：不發大願是菩薩魔事。遂七夜忘寢，撰《大乘悲智六百願文》，代為眾生日發一遍。」^③不僅印證了《智覺自行錄》的相關記載，而且使《智覺自行錄》中似乎關聯不大的上述兩處佛事的緊密聯係也清晰顯示出來了，原來延壽撰《大乘悲智六百願文》，正是讀《華嚴經淨行品》之後激發出來的悲智宏願。他七夜忘寢而撰成此文，還將《淨行品》的一百四十大願進一步具體化為六百大願，足見其願力之宏深細密。延壽的這種悲智宏願，在出家受戒初期即已確立，並終其一生，持之以恆，日日常行不懈，堪為修行者典範。

四是賢首宗經論的宣講敷闡。

延壽於賢首宗經論，十分熟悉，融會貫通。他有專門的華嚴類著作，其他著作中也大量運用華嚴宗諸經論，還曾召集賢首宗知法比丘參與《宗鏡錄》的撰著，這是廣為人知的，本文前面亦有論及。因此，延壽敷闡賢首宗經論，乃是情理中事。但以往所知的延壽傳記類文獻中，並無明確的文字記載。《永明方丈實錄》則明確記述了這一點，有關文字是這樣的：「師一日告眾云：《四分律》文，是佛壽命，理無分隔。近代禪宗，翻成忌諱，後生新戒，觸事面牆，罔辨威儀，寧知觸淨，人自執著，妙見本通。遂長講律文，常行布薩。或講《法華》、《維摩》、《光明》、《起信》，天臺、賢首等諸宗經論。以至諸方寺院有敷闡者，或捨衣物，或備香茶，皆為發揚，恭為請首。」^④雖然這裏並非專說延壽與賢首宗經論的關係，而

^① 《智覺禪師自行錄》，《卍續藏經》冊 111，頁 155 上 17—下 1。

^② 《智覺禪師自行錄》，《卍續藏經》冊 111，頁 156 下 18—157 上 1。

^③ 轉引自釋定源〈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所附之《永明實錄》，《吳越佛教》第八卷，頁 557；其中〈大乘悲智六百願文〉，在《智覺禪師自行錄》所列的延壽著述目錄中簡稱為〈大悲智願文〉。

^④ 轉引自釋定源〈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所附之《永明實錄》，《吳越佛教》第八卷，頁 558；原文內「諸方等寺院」中的「等」字似為多餘，可能是誤

是與宣講律文及敷闡其他經論一並提及的，但這正體現了延壽大師融會諸宗的特色。延壽重視戒律與經教，出於糾治當時禪宗末流忽視戒律經教的弊端以圖振興禪宗整合佛教的長遠考慮。是以他不僅在永明院如此示範，亦大力引導並支持諸方寺院如此敷闡，恭為請首。而賢首宗經論，正是延壽宣講敷闡的諸種經教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五是《法界心圖》的雕板印施等。

《永明方丈實錄》中列舉了延壽印施的諸多佛教經像咒語等法寶的名目，其中與華嚴思想直接有關的是「開《法界心圖》板，印七萬餘本，展轉遍施，勸誘於人。」^①法界觀是華嚴教的核心思想，「法界心」即是延壽舉以為宗的「一心」，故延壽雕印《法界心圖》，大量遍施有緣者，正顯示了他對華嚴法界觀的高度認同與重視。延壽是否雕板印施過《華嚴經》，因未見明確的相關記錄，不敢妄下斷語，但當年吳越忠懿王錢俶與延壽大師曾大量印行佛教經像咒語等法寶，其中包含《華嚴經》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據研究目錄學與印刷史的學者張秀民統計，錢俶與延壽印刷的佛教法寶有數字可考者達 68 萬 2 千卷，在中國佛教史上是空前的，後來也是少見的。^②可見，延壽大師對五代吳越國佛典印刷和江南印刷業發展是有巨大貢獻的。至於永明院（淨慈寺）對面雷峰塔內壁八面所鐫刻的整部《華嚴經》，雖是忠懿王錢俶組織實施的，但錢俶之尊崇《華嚴經》及鐫刻石經以祈佛法永駐的護法行動，顯然得到佛教高僧的指點與襄助，其中深受忠懿王敬重的延壽大師很可能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只是未見確鑿的資料，難下斷語而已。延壽「教依華嚴」的百卷巨著《宗鏡錄》，是傳播華嚴思想的重要載體，錢俶親為制序，是廣為人知的。《永明方丈實錄》在此基礎上又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元帥大王，親為序引。仍施錢三百千，繕寫散入諸藏。宣德大王施財寫一十部，後傳至海東諸國。高麗王差使賣書，寄銷金袈裟、紫水精念珠、金淨瓶等，以伸敬信。」^③忠懿王、宣德大王等出資繕寫《宗鏡錄》，既促成了《宗鏡錄》的入藏與傳播（甚至播於海外），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對華嚴文化傳播的推動。

另外，《永明方丈實錄》還述及「師一生好嚴佛像，所有施利，盡營佛事。」

錄所致，故這裏更改為「諸方寺院」。

^① 轉引自釋定源：〈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所附之《永明實錄》，《吳越佛教》第八卷，頁 559。

^② 張秀民：〈五代吳越國的印刷〉，《文物》，1978 年第 12 期，頁 74—76。

^③ 轉引自釋定源：〈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所附之《永明實錄》，《吳越佛教》第八卷，頁 558；元帥大王即指忠懿王錢俶，宣德大王可能是指宣德軍節度使（治所在湖州），錢俶的兄弟錢信。

接著即列舉了延壽「造法華臺」、「立華嚴堂」、「立觀音堂」、「作法華堂」等事蹟。可以想見，延壽在法華臺、華嚴堂、觀音堂、法華堂等處，用眾信供養的淨資莊嚴佛像乃是題中應有之義。據此可合理推測，華嚴堂除供《華嚴經》外，雕造供奉華嚴會上諸佛菩薩聖像，也是很有可能的。

六是在佛學論辯與僧伽教育中發揮賢首宗知法比丘的重要作用。

延壽為落實「藉教悟宗」理念，在永明院演法堂（即後來著名的宗鏡堂）會集教下賢首天臺慈恩三宗知法比丘探討佛教義學，並以心宗之衡準平之，而編撰了佛教百科全書《宗鏡錄》，這是中國佛教史上備受稱揚且影響深遠的一件盛事。延壽的這一舉措，如與當年永明院設有蒙堂、三宗室、演法堂（宗鏡堂）、永明室（壽光室）這些不同層次的僧伽教育場所結合起來考慮，則三宗知法比丘不僅是佛學論辯和《宗鏡錄》編撰的參與者，也是永明院階梯式教育系列中僧伽教育活動的參與者。延壽邀集的三宗義學僧可能水平有別、各具特長，有的側重於教學，有的側重於研究，有的擅長辯論，有的擅長寫作，延壽把這些僧才資源有效地組織起來，發揮他們各自的特長，共同為資料收集整理、佛教論著編寫，以及永明院的僧伽教育，做出各自應有的貢獻。其中賢首宗知法比丘，與天臺宗慈恩宗知法比丘一起，在延壽的組織與指導下，皆發揮了重要作用。^①賢首宗的這些義學僧，乃是傳播華嚴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七是據華嚴「捨別歸總」圓理勸導吳越國主「納土歸宋」。

北宋自号「華嚴居士」的忠肅公陳瓘所撰的《智覺禪師贊》中，有這樣一段文字：「錢氏之好生戒殺，師有助焉。聖宋之興也，錢氏重民輕土，捨別歸總，師之勸誨也。」^②這是說吳越國「捨別歸總，納土歸宋」，乃是接受了延壽的勸誨。

分裂割據的五代十國，社會動蕩不安，百姓苦難深重，相對穩定的吳越國乃是當時不可多得的一片樂土。「分久思合」、「亂久思安」，五代末趙宋乘勢而起，雄心統一中華，基本掃平其他各國後，收拾吳越勢不可免。盡管吳越國憑其實力可與趙宋對抗周旋一段時間，但一場戰爭必將葬送吳越相對繁榮安定的局面，並使千百萬生靈慘遭塗炭。延壽智慧善巧地運用華嚴六相義中總、別之相的圓融關係，勸導吳越王錢弘俶「捨別歸總，納土歸宋」。從而消弭了一場幾乎不可避免的流血戰爭，既促進了華夏的和平統一，也維護了江南的繁榮穩定，「國界安寧兵革銷」的願景得以變成現實。這是延壽將華嚴思想文化運用於護國佑民社會治理實

^① 關於《宗鏡錄》編撰與永明院僧伽教育的關係，筆者在〈永明延壽與佛教教育二題〉的第二部分有較詳細的論述，《福建佛學院成立三十周年佛教教育研討會論文集》，頁75—85，2013.10。

^② 轉引自寺志編委會《雪竇寺志》第九章「詩贊聯額」，頁485，寧波出版社，2011。

踐的傑出表現，也是佛教文化成功促進國家和平統一的典型案例。

八是延壽「後身」與華嚴文化的因緣。

這雖非延壽住世時的事蹟，但按照佛教的因果論與輪迴說，延壽在世時常常發願倒駕慈航再來娑婆世界廣度眾生，故后世有延壽「後身」也并不奇怪。晚明大壑編撰的《永明道蹟》明確談到延壽的兩位「後身」：元代的善繼禪師和明初的宋濂大學士，兩人均與華嚴文化有著深厚因緣。

關於善繼，《永明道蹟》如是曰：「師身後為善繼禪師，嘗刺血書《華嚴經》於姑蘇半塘寺。頃有聽經之雉，一日集堂中，逾時不動，眾驚視之，已瞑目斂翮立化，遂為築塔寺中。」^①善繼禪師刺血所書之《華嚴經》，歷經劫難而在諸護法者的捨身保護下至今猶存蘇州西園寺，乃極為珍貴的法寶和文物。聽《華嚴經》之雉，瞑目斂翮立化，亦是華嚴感通一例，雉兒塔乃華嚴感通之見證也。

關於宋濂，《永明道蹟》如是云：「宋學士濂，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華嚴》，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願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學士即生。因名曰壽，後更名濂。…學士得法千巖長禪師，撰塔銘三十餘篇，堪續傳燈。其《護教編記》，則《宗鏡》之末光也。…論者謂深得《華嚴》之旨。…」^②有意思的是，謂宋濂為延壽「後身」，並非後人附會，而是根據宋濂在〈善繼禪師血書《華嚴經》贊（有序）〉中的自述。宋濂於此深信不疑，還多次提及。如其《題智覺禪師遺像贊》最後曰：「我與導師有夙因，般若光中無去來。今觀遺像重作禮，忽悟三世了如幻。靈山一會猶儼然，願證如如大圓智。」^③宋濂與延壽的深緣，源自其母夢延壽寫《華嚴經》而生他，宋濂對善繼血書《華嚴經》甚為關注與贊賞，宋濂稱延壽為導師，深受延壽教依華嚴而融會教內諸宗、會通釋儒道思想的影響。由此觀之，與《華嚴經》關係如此密切的宋濂，不愧為延壽「後身」。宋濂與延壽及《華嚴經》的因緣，亦是華嚴感通的一個典型案例也。

善繼、宋濂之所以是延壽的「後身」，關鍵在於他們與《華嚴經》的殊勝因緣，這與延壽《華嚴感通賦》的瑞應思想若合符節。延壽對華嚴文化的傳播弘揚，在其身後依然在繼續，這是與華嚴相關的一種特殊社會文化現象。

五、結束語

盡管有些延壽傳記類文獻淡化以至漠視延壽與華嚴文化關係密切的殊勝因

^① 大壑《永明道蹟》，《卍續藏經》冊 146，頁 984 下 16—18。

^② 大壑《永明道蹟》，《卍續藏經》冊 146，頁 985 上 9—下 6。

^③ 轉引自大壑《南屏淨慈寺志》卷六，頁 165，杭州出版社，2006。

緣，但《永明方丈實錄》、《智覺自行錄》、《永明道蹟》及《禪林僧寶傳》等諸多文獻還是或多或少記錄了延壽與華嚴文化的勝緣，尤其是重新發現的北宋文獻《永明方丈實錄》，更存留了不少值得重視的相關信息，結合延壽恢宏著述中蘊藏的豐富多彩的華嚴思想，可以大大深化延壽與華嚴文化聯係緊密的認識。華嚴思想是延壽諸宗圓融會通思想的重要基石，延壽禪教一致、禪淨融通等思想無不滲透著華嚴思想的影響，延壽的修持實踐和法化活動中，華嚴文化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總之，延壽大師通過多種多樣的方式，對華嚴文化的廣泛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對後世也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參考文獻

- 《人天寶鑒》。《卍續藏經》冊 148。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
- 《永明延壽禪師全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 《永明道蹟》。《卍續藏經》冊 146。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 《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書）。
- 《宗鏡錄》。《大正藏》冊 48，第 2016 號。
- 《華嚴感通賦》。《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88。
- 《萬善同歸集》。《大正藏》冊 48，第 2017 號。
- 《禪林僧寶傳》。《卍續藏經》冊 137。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 《智覺禪師自行錄》。《卍續藏經》冊 111。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 王翠玲（2007）。〈《華嚴感通賦》初探〉，《成大中文學報》19。頁 125-164。
- 冉雲華（1999）。《永明延壽》，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 釋定源（2013）。〈國家圖書館藏《永明智覺禪師方丈實錄》——永明延壽傳記新資料〉，《吳越佛教》8。頁 546-559。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 釋智學（2001）。〈永明延壽傳記研究〉，《法光學壇》5。頁 58-82。